

: 38 PM
16:59 PM
16:59 PM 24
17:45 PM
24:00 PM
38 PM
16:59 PM
16:59 PM
24:00 PM
16:59 PM
12:19 AM
17:45 PM
12:19 AM

云南教育出版社

时间

马林 著

【蓝色钟点】

马
林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蓝色钟点 / 马林著. —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5.3

I. 蓝... II. 马...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1377 号

责任编辑 王巧灵

书籍设计 陈 旭

书名 蓝色钟点

作者 马 林

出版 云南教育出版社

发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650034)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5.375

字数 120 000

版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昆明龙康印务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7-5415-2647-9

定价 9.70 元

〔序〕

〔苦难的料子与幸福的线头〕

苦难是一块料子，有人把它织成美丽的衣裳；幸福是一根线头，有人把它拽出来，也织成一件美丽的衣裳。发掘苦难并不比发现幸福更有价值，如果这苦难终于没有使我们的的心灵变得更加坚强，反而让我们变成这苦难的奴隶。

心情沮丧时，看到的是夕照；充满喜悦的希望时，却看到一轮流金溢彩的朝阳，纵然我们看到的是同一幅画。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某一件事、某一个人，而是我们对待它的态度。

我们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决定生命的宽度和厚度；我们很难预测生活中遭遇的是鲜花还是石头，但可以选择：赠人以玫瑰，手有余香；投入以泥巴，先弄脏了自己的双手。假如我们背朝阳光，就会陷落在自己的阴影里，光明或黯淡，快乐或痛苦，有时简单得仅仅在于一个转身。

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在于优于过去的自己。在这些文字里，你很轻易就可以触及到一个年轻却挣扎的灵魂是怎样地在和自己的命运抗争，有心的人，会透过它们看见涂抹在我额头上的香膏与庄严的洗礼。所有的事情总在努力，不少的日子都在坚持，尽管还

不能完全说清这努力和坚持意味着什么，却已怀着感恩的心情上路。

泥泞留痕，苦难可以称出我们的重量；风过无痕，喜悦和热爱才是生命得以飞翔与自由的翅膀。最美的刺绣织就在暗色的底子上，因为有了夜晚，我们才得以仰望满天的繁星，可我还是要说，面向阳光、面朝大海、面对温暖，生命从来就是无边黑暗中的一道闪电，而不是黑暗本身。

马 赫

2004年11月5日

[目录]

斯人斯语:	1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5
雨意涟涟:	8
太阳神:	12
永远的伙伴:	15
爱情与时间:	24
祭悼中最生动的哭泣:	26
水晶的光芒:	29
诗在另一个房间里:	37
在那里我创造我的无限:	39
大清早写给爱人:	41
枝条上的白昼:	45
爱是一朵玫瑰:	48
笛子的火苗:	50
贩卖笑的猫头鹰:	52
自然店铺:	56
比喻:	58

命运: 60

历史: 61

无题: 62

世界反叛: 65

广场和厕所: 66

传统: 67

吹过湖面: 68

脸: 69

夏天无雨: 70

纸的重量: 72

比帆洁白: 73

紫藤: 75

恍惚: 76

时光: 77

杀猪: 78

夜读: 79

诗人: 80

中国当代诗人: 82

诗人何为: 84

照镜子: 85

我就这样坐着: 87

寓言: 89

分夜: 90

对于黯淡的日子来说: 91

心结: 92

我梦见我在奔跑: 93

旅行春天: 95

又见阳光: 97

送别: 99

寂静: 100

怀念: 102

天使: 104

暗流: 105

爱着月亮 爱着你: 106

愿意: 107

温暖依然: 108

致 L: 109

荔枝: 110

这个家就成了……: 111

探望田宗: 112

写给康康: 114

“德堡”号: 115

马车总在夜深人静时出现在这座城市: 117

雾车: 118

春天的果园: 119

伏木: 121

【蓝色钟点】

雨雪: 124

秋天: 127

雨天: 128

阳光: 130

狮子山: 132

刘海: 134

小鸟: 136

唱片: 139

鯢: 140

燃烧的荒原: 143

西山: 145

被伤害的人: 147

失去记忆的人: 148

摩梭人: 150

钉子: 151

簪子: 152

彩陶: 153

脸盆的底上有一只蝴蝶: 155

怀念一只鸟: 157

看见雪山: 159

插秧: 161

〔斯人斯语〕

我又回到了这张桌子前，我又成了这张桌子、这把椅子和这盏台灯的亲族，成了它们多少年来和谐整体的一部分。纸张雪白，充满呈现一切的可能，寂静于桌面之上繁星密布，幽微的闪光隐隐约约，似来自某个神秘的杳然的地方。这看似一种悖论，可确实如此。我又回到了与生俱来的那种孤寂和孤独中，回到了写作时必不可少的那种生命状态：不是我而是笔抓住了我，强迫或命令我面对文字，面对这符号之下事物和灵魂的一切密码与呢喃。

1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写作，我只知道这一生我会马不停蹄、永远地写下去。文字是一个魔鬼，它让我的生命舞蹈起来。本来我经受的苦难和悲哀使我变形、痛苦不堪，但它竟使得这扭曲变成一种舞蹈、一种歌唱，并且有声有色，给我的心灵带来新的激情和火焰般毁灭的快感。

因此，我很难写那些轻佻的东西。生命对于我这样一种人除了荒诞和片断之外，只剩下那个充满悲剧感的角色。有时也虚无，有时也宿命，而更多的却是那份沉甸甸的、瓷实实的负荷。存在对于我不仅是一种形而上不堪承受的轻，也是一种形而下不堪承受的重。

到哪儿去寻找拯救呢？诺亚方舟早已腐烂，上帝死了，天堂从天上掉下来，粉身碎骨。而一切悲观主义哲学家建立的家园，又阉割我

的肉体和它美丽、健康的欲望。这两种精神给我提供了一种矛盾又和谐的现实。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是禁欲，而是将它云烟了去、羽化了去、诗意了去。“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东方的精神使一种超然成为生活的本质，使生存还原为清澈、恬静和美丽。东南山的一侧，我也曾松下问童子，我也曾领悟于它的淡远，葳蕤的林光中，了然于心，欲辩忘言；东南山的另外一侧，越过山头，我看见东方精神所缺少的那种酣畅淋漓、狂歌醉舞的酒神精神。我听见那个披发的狂人在振臂呼啸：纵使生命是一出悲剧，我们也要有声有色地演这出悲剧，不要失去了悲剧的壮丽和快慰。

2

正是在这面旗帜之下，我倾听到了雄性的悲壮之音，颤栗于这种悲壮之美。我知道灵魂的宁静只是生命的无数瞬间，而另外无数的瞬间却是惊涛拍岸，骇浪击空。不是轻扬，是狂飙；不是宁静致远，是辉煌的孤独和神圣的嚎叫；不是波动，是颤栗。

创造是痛苦的大救济和生命的慰藉，惟一的幸福在于创造。突然发觉，我似乎寻找到了属于我的一种可能性和可行性。我喜欢迪戴恩和格林的幽默，他们说自己写作成癖，一直写下去，就像一个人中毒一样；就好比长了个疖子，一俟疖子成熟，就非得把它挤出来不可。我同样喜欢拉舍迪的机智，他说他未寻找到一种办法，就是怎样才能够不写作。

想来想去，离不开文字的人总有些共同和相似之处，就是他们都有一根写作的筋，甚至只有一根写作的筋。他们醉心于句读无声的奥秘中，执意去用语言铺筑一条路。他们寻找一根阿莉阿尼线（希腊神

话中阿莉阿尼用小线团来帮助提修斯逃出迷宫)，把人类引出迷宫；他们同时又建筑了无数迷宫，把人类领进去。

对于写作的人来讲，至少还有一个普遍真理，那就是如果你要安心去写作，一开始你就要找到一个能够挣面包和黄油的地方。

对我而言，写作就是一首从伤口或笑口里涌出来的歌曲，写作就是将苦难这块料子裁剪成衣。文字这东西对于我一开始就跟灵魂有关，跟生活的经历和生命的幸与不幸有关，我的文字里也许多了些铁质、钙质之类的物质，但它们决不是某些化学的元素，而是肉体 and 灵魂必需的材料。

我是一个充满激情而又沉重的人，骨子里面那些苦难和欢乐的角落，被文字一遍又一遍濡亮。于是借着一小块微光亮色，我又朝前行进一程。这是一种理想的混合酒，在时间的地窖中酿造多年，于辛烈与苦涩之中挤出一点甜味。

奇怪的是，痛苦使人像海浪运动似地倾心于文字。凭着血液和语言感受和触摸到那个存在，那个只有一次的独一无二的个体。通过文字抓到了玫瑰，抓到了比时间还遥远的温暖的手，所以在我的文字中你闻到芬芳、谛听见蓝色水流的时候，你可以明白无误地断言，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从这个意义讲，我不是作家，我不是制造技巧和形式的工匠，生命本身才是作家，是它自己在写它的诗、作它的画，是它和上帝相通。

生命的一半在上帝手中，一半在自己的手里，我所能做的就是掌握自己手中的这一半，并用手中的这一半去争取上帝手中的另一半，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变成一种使命。

无论是辉煌的痛苦还是宁静的思远，对于我，文字就是存在本身。

我终将面对这张桌子，面对像良心一样被雨洗过的天空，它比以往更亮、更清晰了。它是我文字中一直所力求达到的那种美境、美界。

最后，让我再次铭记这几句话——

我写作因为我活着。

我写作因为我存在。

我写作因为我写作。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肃立在你的面前，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忏悔什么。像圣奥古斯丁在上帝的面前，卢梭在世俗心灵的面前，他们的光环并没有消匿，他们的神圣并没有黯淡，反而被自身的裸体所照亮、所蒸发、所芬芳：这肉体 and 灵魂的裸体。

多少年的风风雨雨，我有着过多的灰烬和尘埃。在撒哈拉大沙漠上，我看见了失去的时代和它们的繁华，先人的骨灰无边无际；在西伯利亚大森林，生命的迹象依然不是零星的、片断的昭示。特别是一年一度被春天苏醒的青草，在南方故园无边无际的蓝得昏眩的天空，我明白我终将被抛弃，衰老、病痛直至死亡，我终将被青草和河流的声音喊出，被另一个生命和它丰富的芬芳所传播。

永恒在于延续。我说的是另一种永恒，因为我存在，我有生命，我有感觉，我知道保持自己的完整。坯子在你的手中转来转去，新生命的元素和材料绕指歌唱。你就是创造，你从不复制任何一样东西，你把我们抛置在地上的时候，我们都围绕着一个轴心运转，我们的脸上或多或少都有着神性的光辉。

但你躲在我的骨髓里，散布在我的潜能中，许多人看不见你的存在，摸不到你的衣襟，而你无处不在。在静思默守中，在栖心玄想中，在幽微的闪光中，你站出来说话，并终将引领我。

你倾注在我们身内，但并不松软，反而支持我们；你不下坠，反而提升我们；你不涣散，反而收敛我们。你倾注在我们身内，但并不污染，反而熏陶我们；你不黑暗，反而透彻我们；你不沉默，反而喊醒我们。我们管你叫上帝，叫生命，叫创造，叫充实和无限甜蜜。

你吹送了一口生命之气，那泥土便有了生命，你给予生命以肉体，你使肉体有了官能、四肢、容颜，你赋予肉体以沉醉的梦寐和不断上升的精神之光，因为后者，我们在人的脸上找到了你的影子，在人的心中窥见了天堂。你使生命渗入了全部的美和力量，使它整个儿和谐。

所以我爱生命超过了一切知识，我爱自然超过了一切言语。我是一团混沌、黑暗的血肉，是你使这一团血肉清晰、爱并且思想。

但无论我怎样地努力，怎样地坚持，我的生命依然充满了饥谨的区域，我的生命依然充满战争的烽火。从小就遭到连续不断的打击，我经常成了那个跌倒在地上的人，肩头沉重的人，痛苦难言的人……

你欲望我，又玉成了我，你玉成了我，何必再诱惑我？你给我肉体，又予我以精神，你使它们合璧，又将它们撕碎割裂。你更多的是摧折我的肉体，难道它们仅仅是原罪的果实，还是我的生命本是一颗苦难果？

难道你的打击只是为了治疗？

难道你的摧折只是为了成就？

我是你万物中的一棵，我是你无数子民中的一个，我是一个人，只想要一个人的生活，难道这是你打击我的原因吗？难道惟有打击我才能提升我，惟有粉碎我才能愈合我？对于世上的一切，我是去承受，还是去爱？是去思想，还是去感受？

所以我成了你祭坛上那只在劫难逃的牺牲，成了这世间最尖锐最

敏感的疼痛点。我是你扔在尘埃中的一个布满神经纤维的器官，天地间一种充满绝望的海洋动物，一支被遗忘的辛酸而奋斗的歌。孤零零穿过每一片废墟，像一只小小的顽强的荆棘鸟，我的歌声充满刺的尖锐和致命。

从此以后，我的生命的甜蜜上便撒上了一层苦胆，我的成长被阴影纠缠，回转头来，我加倍执著和顽强地从命运的苦难中榨取欢乐的酒浆，我知道我必定需比常人多付出几倍的努力，我必得在汗水中澡雪自身。

请你用你真理的声音，在我心中明亮地喊吧！用你正义的言语，在我口中大声地叫吧！我将在清明的和平中仰望见你的容颜，我也将在风霜雪雨中目睹你的真光。

你无边无际，月白风清。

你暴风骤雨，雷霆万钧。

我将用苦难重新雕塑我的内脏，用喜悦重新雕塑我的内脏。它们奇妙地糅合在一起，甜蜜而痛苦，辉煌而黯淡。

在孤独的彳亍和求索中，我终于会听到你对我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造化，我已经上路。

[雨意涟涟]

云低低地倾覆着，欲雨的姿态，摇摇欲坠。它比先前压得更低、更厚了。远处，向西蜿蜒，发绀沉入滇池的西山，惟有朦胧的一片烟雾。那远古大海遗落在高原上的明珠，为雨帘所遮挡，此刻从我的眼中消逝不见。

8 对面楼底的小饭馆和酒吧挤满躲雨的人。一面酒旗浑身湿透，紧紧地贴将身躯贴在木杆上。雨继续下着，银亮、粗大，在七月弹奏着热烈的白昼。刚睡完午觉，我正随手翻阅一本加缪的《置身于阳光与苦难之间》，它就猛烈地击打下来，街面行走的脚和灰色瓦檐，一时间呻吟不已。

和刚才的阳光一样强烈，云南的雨武断、多变、不容置疑。上回也是这样，我走在街上，南方的阳光从高大的树林间筛下来，细细碎碎，飘过肩头，背后的行囊有节奏地在光晕中运动、弹跳，无限惬意。雨就在这个时候砸下来，我想找寻一个栖身避雨之地，但这个短暂的片刻，双襟已经湿透。我没有办法躲避开这场风雨。

索性走进雨中。浑浊的水在地上咆哮着，四处横冲直撞，鞋子已灌满水，走起路来吱吱地鸣叫。街道两边的铺面，黑黝黝、脏兮兮，萎缩着身子，屋檐下尽是被雨淋透半身的人。有些人向顶风冒雨的我吆喝、叫喊，更多的人诧异地看着我，是的，他们当然诧异：偌大的